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一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考

水櫃考 素黃

南旺湖古之大野實濟水之所鍾也宋司空築隄其中以通漕河一湖界為三湖蓋導汶水自東北渡至湖中而後分流南北昔也濟北東會於汶汶反西北入濟矣居民惟以西湖為南旺湖而東面界分之二湖則指其北為馬踏坡湖南為蜀山坡湖而名實俱紊及考韓通政鼎所著南旺圖說乃知西岸為南旺西湖東岸一湖

為南旺東湖二湖之下方為馬踏蜀山坡湖而馬踏之下為五莊坡湖蜀山之下為馬場五湖之外更有昭陽五丈安山等河摠謂之水櫃築隄建閘三伏盛漲則開閘引水以入湖冬春則閉閘以蓄以防患旱有若貯水於櫃而以時出納也司水者漫不加意任民盜畊毀其隄防紊其經界其減水諸閘盡行淤廢旱則無所蓄水潦則縱橫奔騰反為民害先年工部侍郎王以旂原築五湖土隄南旺湖周圍隄長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三丈三尺蜀山湖隄自馮家壩起至蘓魯橋止三千五百八十丈自蘓魯橋至田家淺原係收水門戶不便築隄密栽水楊為界馬場湖隄東面長一千六百

二十丈北面原留入水渠道栽植封界高柳馬踏湖隄自弘仁橋起至禹王廟止長三千三百一十三丈安山湖隄長四十三百二十丈而斗門閘壩悉以完備歷年廢弛頑民逾界偷種因毀其隄以滅跡近日科臣常居敬與河臣李馴會議謂馬踏湖宜建永通閘築子隄修王石口流水石壩蜀山湖宜建便河壩築東水隄修滾水大壩馬場湖宜建通濟閘築子隄修安居斗門三座南旺河宜修邢通等斗門一十三處築封水界于隄中亘長隄安山湖宜築封界隄建八里灣似蛇溝兩閘蓋運艘全藉于漕渠而漕渠每資于水櫃故治之宜完備然詳考南

旺湖志稱紫涸百五十里今王公所築隄止一萬九千餘丈所損益十之七八矣安山湖志稱濛涸百餘里而不詳其界弘治韓通政清理之東至馬家湖西至舊東河南至安山北至運河其十里鋪在湖中自鋪至安山湖廣十五里東自馬家口西至戴家廟長二十里六分戴家廟北至壽張集長二十里三分自壽張集東至趙家莊長二十四里七分自趙家莊南至馬家口長八里八分周圍共八十里校志所稱雖少十分之二而視王公所築則其廣多矣大率僭種者愈繁則河愈窄而所蓄水愈微不能濟運今若反築子隄則湖愈窄而水愈微矣宜將湖濱之地凡豪民侵佔者皆令吐退還官盡闢

為湖而築隄圍之圍內為湖圍外為地不許越限私種則貯水多而緩急有賴矣

高家堰考 袁黃

凡水有源必有委白馬圮光寶應邵伯諸河吞吐蓄洩連亘數百里乃淮之委也汎漲則有所容分流則有所洩如黃河之有九河逆河江漢之有彭蠡具區其來久矣自漢陳登為廣陵太守惡諸河泛濫害及于揚遂於淮安之西南隅去城四十里正當淮泗合流之衝創築此堰其地南為越城北為五家墩勢皆高亢而中特低

窪故就低處築堰長不過六七里蓋以節淮之暴非以
斷淮之流也我朝陳平江治河以其無閑緊要並不加
工故其功完疏內未嘗言及隆慶間王公宗沐為摠河
都御史時揚州縉紳欲築此堰懇求甚切遂檄淮安知
府陳文燭興築之蓋淮流不入河則湖流淺溢而高寶
興鹽無水患猶陳登在廣陵則欲揚州無水患而特築
此堰皆為一方計未嘗為全淮慮也時予會試南還與
王公有故晉謁之首談築堰之事予退考郡乘不載及
讀丁學士碑謂從前治水諸臣皆不留意於此其名或曰

高家或曰高家疇疇未定乃知陳宗諸公皆未嘗修葺
而今創為之者也遂請水工乘小船用水平量度之自
淮河現流水面至岸高七尺自岸至 祖陵南湖水面
高七尺自湖南至馬橋邊地高八尺四寸橋邊地至陵
門高六尺陵門地至陵地高一尺七寸共高二丈三尺
一寸予復命曰斷淮之委非策也且陵地不甚高萬一
淮流暴漲不能無虞時功已就緒王公不以為然及癸
酉五月淮水溢平地三文餘 祖陵受浸王公貽書偉
予先見已而淮泗騰溢灌入下馬橋浸淫內蝕諸臣皆

得罪始有分黃代淮之議而河事益非矣其議之最失
策者一為河淮合流至雲梯關入海自禹時至今未之
有改其築高家堰專欲淮黃合流固宜其說如此然禹
時導河北行未嘗南流即淮之入海處亦自不同况河
乎其二言禹之治水必九澤既陂而後四海會同夫四
海會同總上數句而言非單承九澤句也况澤係止水
故當陂川係行水則當滌其原而不陂也止水以止為
體而以行為用故既陂之使蓄而又欲導之使行所謂
導荷澤被孟潞之類是也行水以行為體而以止為用

故既欲滌其源而又欲安其流所謂九江孔殷之類是
也今淮為行水乃欲陂而湮之不但逆河之性兼亦逆
淮之性矣其三謂有高家堰則 祖陵前淮河合襟無
則反踈夫河自北而南淮自西而東會于清河縣之南
越五十里一大折而會于淮郡之西橋又三十餘里一
大折而會于徐家堰初時維淮水入湖今并黃水亦相
隨而入諸湖乃合而同行非分而獨往也况河淮入湖
而復出諸海口是又添一重會合也何得為反踈乎獨
欲擁淮之清流以滌河之濁沙其意甚美但惜其見稍

偏耳夫淮河由雲梯關至廟灣入海而廟灣正在寶應
汜光之下往時諸河各有支河誠濬其淤滯使五六道
分行滔滔就下而又合之同會于海口一分一合之間
其勢轉盛可以滌河之濁可以闢海之沙此至便者且
築堰于諸湖之上則所壅者只一淮河而其勢弱撤堰
則使淮入湖而會數百里之清流以入海而其勢強此
目前顯而易見者所當察也

分黃導淮考

袁黃

萬曆二十三年淮水逆壅泗陵淹迫水入玄宮皇上

聞之怒盡黜前後治河諸臣而勅令拯治維時摠漕褚
公則謂勢有偏重導淮宜先而分黃可已總河楊公一
魁則謂患有相因則分黃為急而導淮繼之勘科張公
則謂分黃導淮折衷宜慎按臺蔣公毅然主持務在分
導並舉而楊與張意遂決矣乃于黃家壩開新河分黃
水由周伏莊陳溪岔廟橋掛甲墩灌口入海又因鮑王
決口議建閘座俾河水分洩亦入周伏莊與黃交會同
至灌口入海夫分黃之議初有欲從腰鋪開者但恐清
河縣治夾于兩水之中浮泊浸啗或有所虞有欲從老

黃河開者雖係故道緣水勢背灣且原口淤為平陸惟黃家壩在清河之上黃流入口既順舊渠又有可因且與鮑王口下流交會遂從此開之此分黃之大略也又於清河口酌議導淮開門限積沙裁去張福隄於周家橋則疏濬深濶於高良澗議建滾水白壩於涇河等處疏渠築隄通武墩高濶之下流又於金灣芒稻河闢一新渠俾之入江此導淮之大畧也由是水勢減四尺有餘泗州之水漸退 祖陵積壅稍蘇自此之後泗州之水當必大減而河道之壞或有不可測者河流一分勢

遂散緩不能刷沙而河身漸高一患也下流既高上源隨處決裂氾濫四出中州為淵二患也水不歸漕運道常滯三患也若決欲分黃亦宜於河流入海之處分為數支效大禹九河之制析為五六道除現從淮浦入海外一支入五港口一支入平望湖皆從灌口入海一支入五丈河入海一支從板浦入海一支從海州新壩運河入海其流既分則其勢自減今不分其入海之流而分其上流之勢何益也况始意欲借淮水刷河沙則當引使合而顧分之矛盾極矣愚謂淮當導而黃不當分

全河之勢既併于一淮則濬淮之委正所以殺河之怒不當視為兩事即今日泗陵水退亦導淮力耳何與分黃事乎姑記之以俟治水者考焉

古人治河考 袁黃

大禹治水必先導山不獨重其源亦以山水有相因之勢也黃河之水半混泥沙故自河州蘭州而北由大同岢嵐而東直至華山之陰皆引之由兩山之間使之相磨相蕩而泥不得積及自龍門而下懼其將入平地而奔潰四出也則疏三門七津以節蓄之其最險者為神

門次為鬼門又次為人門昂霄聳壑怪石稜層水流至此崩轟衝激泥沙先下而清水隨之故底柱直如柱析城直如城王屋直如屋皆鱗次植立于河中自唐貞元十九年王鉷開運道將諸山險阨悉夷平之二十一年相繼剝削而大禹導水節山之意微矣此黃河受病之源人所不知也永樂間初開運道人以徐州呂梁二洪其流甚駛其石如牙惡其傷舟欲削平之宋公曰不可河水泥多留此石可以激泥先下而澄濁為清也嘉靖中當事者盡夷其險徐呂不復有洪矣因此泥沙淤積

河身日高此又運河之一厄也至淮河入海之處則平曠無山而海沙逆上尤易壅塞當時治水者因倣大禹弩牙之制於山陽縣之滿浦村采石為山蜿蜒數千尺縫有碇碇之膚灌以糯汁砌以油灰高二丈餘使與水相激水流至此即翻騰湧躍泥沙先下而河流隨之故淮安人謂之磯嘴取其相激之名也予戊辰應貢舉過淮直至其地踏視沙漲淤沒僅存二尺許於上再至則淤更深今則深入土中矣此皆古人導水節水之遺制所當詳考者也

今日治河考 袁黃

今日之河決裂極矣當事者薰心蒿目寢食不寧而朝廷亦不愛百姓之費以求其底定士君子凡受國恩而思報效者雖老邁病廢亦思效效其一得之能而不敢自愛也嘗私籌之有三策焉古人治水必從下流施功如禹貢先定冀州王畿輒自兗而青而徐而荆而揚以定勢矣蓋下流有所洩然後上流有所歸于是因而順導之故今日治河疏其下流而橫流安定者上策也補偏救弊以除目前之害者中策也不務宣洩但求塞決

而以鄰國為壑者下策也欲行上策試自興鹽迤東擇其便利之所如白塗河石碓口廖宋莊等處條為數河使水勢有所分洩然後從下流而上將白馬寶應等湖原有河流者則疏治之如高郵湖則開清水溝寶應河則開紫嬰溝白馬湖則開涇河口濬其壅淤開其淺隘使清廣通達而河流易洩其舊日無河者更須酌其形便相其土宜開二三河口與舊河並行或合流或分流合則如河之九河同為逆河以入海分則如江之三江各自歸壑則興鹽通泰之水有所歸宿永無水患而高

寶諸水亦次第宣洩矣然開濬河渠亦不必大費財力如創開一河面濶十丈須相離二十丈二邊各築一隄底濶三丈頂收二丈高一丈所取之土俱就中間深挖即以為行水之道然後從湖上對口之處如對寶應湖某處即從此處先置木牌一座其下流放水以衝之水少即閉牌多即更開此處高下相懸水下如注最易衝刷者其舊有河之處亦須各築縷隄置牌放水以去其壅滯水力不到處稍加人力疏廣之使河深廣中有所受下有所洩而餘水易達於海諸河之水既有所洩則撤開

高堰使淮水滔滔東注而黃亦隨之黃水既來則潰于北者復趨于南而諸決口將不煩人力而自塞矣縱未能然下流果有所歸則上流潰決之處其勢必緩從而塞之亦必省力然後將新舊決口盡行堵築使全河之水悉歸故道而修復遙縷二堤則河工大定矣欲行中策今日之所最急者運道也請查漕河古跡往日黃河未來之時沁汶沂泗諸水自足以供運只因黃河北決諸水盡從之而運河告竭耳誠用克立塢分水之法使河自去而諸水自留又將邳州上下諸泉及諸支河皆

清理而修復之舊時淺鋪諸閘廢棄已久不能驟復宜宜權置水閘十數座旱則藉之蓄水潦則縱水衝去所費不多漕運既通然後於黃河衝決之處量其形勢或三四十里或七八十里各築遙隄以自保棄數百里之地任其淤蓄不與之爭勝此中策也若隨其決處即與堵截而不開一線宣洩之路毋論費財甚廣用力甚艱而功不可成即使幸而得成塞于此者復決于彼患在西者復移于東何益之有故為下策賈讓陳治河三策於漢余亦陳三策于今雖予迂愚不能及賈之百一而

報國匡君之志有殷殷不能已者敢質之天下

溝洫考 袁黃

禹之治水決九州距四海濬新濬距川如是而已古者
溝洫之制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間廣尺深尺謂
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遂上有徑九夫
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溝上有畛方十里為
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洫上有涂方百里為同
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澮上有道九澮而川周其
外焉川上有路夫曰畎曰遂曰溝曰洫曰澮皆行水之

區也曰徑曰畛曰涂曰道曰路皆防水之隄也經廣二
尺高如之止容牛馬畛容大車則廣六尺涂容乘車一
軌則廣八尺矣道容二軌站容三軌八尺為軌容三軌
廣二丈四尺矣今之高大者莫如遙隄其高廣孰有過
之者乎夫九川者江淮河漢之屬也既皆安流以距于
海則天下無水患矣又復濬畎澮以距川則田間水道
縱橫四出即九川有變而溝洫皆通平地無不容之水
矣禹後千餘年無河患者以田井未廢而溝洫猶存也
夫聚眾水于一川勢或不能受而溝洫之制明則百里

之內九九八十一澮為洫者八百有十為溝者八千一百為遂者八萬一千而為畎者八十一萬即有橫流之水支分縷悉何所不容而其為道為路者又高厚足以障之夫以百里之地而有路八十一條是有遙隄八十一重矣尚何憂水患哉今則異是中原之地千里無渠旱則平原龜指潦則瀰漫橫野又以河淮河淮二瀆一川旁無所洩下無所歸安保其不決裂四出而重為民害也為今計但就所築遙隄而經畫之如其離河十里則長亦十里而畫為一成千井之地授之民而九取其

一或不及十里而止于六七里則減而畫為數百井或過十里而至于二三十里也則加增其井而以次畫之不取必于一時但畫井定界以漸修濬長短曲直各因地勢縱橫蓄洩各因水勢田功既舉水道益通寧憂河哉從來治河者舉國家數百萬緡委之溝壑而不為地方興尺寸之利今果行此則中國流離之民計口授田世為永業尚何藉于江南之轉輸矣夫水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不資為利必潰為害人惟知其害不知其利故畏水者多愛水者少聖人則不然大禹當懷山襄陵

與水為仇之日而反引河南下曲折東行環繞畿甸若與之甚昵甚暱誠熟審于水之情明於利害之數也故溝洫之制不可不講也

疏濬考 袁黃

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又曰水由地中行則知治水之道疏濬而已矣疏濬之道莫先于敷土水由地中必循土脈以行土脈大者為功如人之有經絡從頭達足井井有條一毫不可紊者考工記所謂逆地功謂之不行此也小者為條理如木之有枝葉從根抽條絲絲縷

縷貫穿有情勢不容逆考工記所謂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此也是故禹貢一書紀禹治水成功開卷輒曰禹敷土敷者開也又分也辨也凡欲掘土為溝先須辨其支幹審其行止察其順逆觀其分合使土之脈絡了然於胸中然後從而施功此疏濬之第一急務也至于疏濬之寔用力處則不在多勞人力斲斲開鑿惟在相川流之勢擇土會之宜以水攻水所謂善濬者水激之而已矣以水攻水之法看得土脈明白順開一溝從高而下決水灌之無不成渠者昔禹導河至大邳當魏博之

間處至高之處而播之為九河故不勞而四達其決江水也鑿巫山之峽崩轟激衝逐地成川民穀禹之殺己也爭聚瓦礫以投之及其得勢東行至荊州而有朝宗之勢至揚州而分為三江以入海皆非人力所能與也如地不甚高水不甚峻湏臾古人作洪之法水怒而逆流者謂之洪以水為弩牙水從東行即用弩牙在兩攔之滿則任其從上而溢用弩牙數重攔之俟水滿一齊起而放下則其流奔湧遂成洪矣遠而勢緩又用弩牙攔之屢起屢攔而水之激者無窮矣倘既通之後河形

既成而河底猶未平河身猶未廣也此有六法可以兼施一曰衝二曰盪三曰撈四曰爬五曰掘六曰推衝者去其所阻而用水衝之也盪者搖動其所積之泥而引水盪之也撈者用杓撈之也爬者用爬疏之也掘者其土堅以鋤治之也推者排而屏之於旁也其先後有定序其器械有常式有兜杓以鉄為方口繫布為兜以取泥可至半許遇泥濘及溜沙用之有方杓以鉄為平底而周遭各高尺許泥稍堅者用之古式有二杓俱前如鋸齒及鉄叉者此也杏葉杓此世所用者稍加廣厚泥氣

陷者用之大率淤深泥陷不能着足之處則雜施土草截河築壩縱橫堆踏下施諸杓魚貫以濬之泥最稀陷最深者則用木筒柳斗下取猿臂傳遞登岸若瓦礫之處則用鍬鏟溜沙之處則用斗杓強石之處則用鋸鉄叉尺寸鑿之又有方舟之制較宋人鉄龍爪近時滾江龍之法尤勝先計濬廣若干丈挿標水中次計所濬若干遠然後用平底方舟橫排河中為一層船四維各施椿檣挿繫水中用長柄鉄爬立船中齊濬之每濬深數尺即移船稍近以次再濬之後數丈復為一層如前法則雖

水中與陸地施工畧同比鉄龍爪以船隻往來河中所濬幾懸十倍矣又金藻論開河之法曰疾流搔乘緩流撈剪涵流傳送浮沙推挽汙泥盤吊平陸開掘搔乘之法用鉄為爬一爬三爪繫于浮筏溯流挽之搔動其沙使隨流遠去也撈剪之法用竹為筩一首兩尾鉄口蔑腮舉其尾而開合之泥自剪入而撈起矣傳送之法先將兩岸高堦分為等級每級高五尺廣一丈以六尺為筵四尺為溝級級布人而人人執器挿以起土杓以調泥一遞一送無崎嶇陟降之勞而土可盡去矣推挽之

法用木為車三橫九直橫方直圓圓以穿方橫長九尺五寸直長五尺上為齒下為柄四直長三尺下又為齒二橫之上加以橫板廂其兩首五人執其柄而按推之兩旁繫繩而前挽之則其泥推起而攔去矣若其沙太深不能容人則車之後添覓立人亦可盤吊之法用丈許小船放入汙泥首尾繫索而盤吊之開拖之法其始計河身深淺先定準的工畢之日量河底濶狹用滾木一根循河而往稍有窒陷責令再拖決壩之後拔去的木復以鉄足木鷺浮於水面驗其深淺世間萬事皆有

法熟講而行之可也

水汎考 袁黃

景泰五年天旱河乾徐武功獨加意防守於所創疏水諸渠修築高厚多費工力人或以為過及明年水發河勢翻騰吞山倒壑而公所築諸渠皆無恙然後共服其先見蓋古今水之發也乘乎天時因乎地理未有其形先有其地所謂水汎也唐堯甲辰為陽九百六之限故有九年大水陽窮于九陰窮于六乃陰陽之極數也極則災變生焉極有大小變有深淺以四千五百六十年

為一大限一元之中分為三統則一統之數得一千五百三十九年統有三會則一會之數得五百一十三年會有二十七章則一章之數得十九年以十九而乘二十七得四千六百一十七策所謂九會而復其元者也一章之終有小厄一元之終有大災大數之終禍深小數之終禍淺遇陽年則早遇陰年則水大率天地水旱之數皆從歷法而生古歷十九年氣朔分齊是為一章可憑之起厄運之會今天行有歲差而歷膠柱如故則十九年常有餘分章法既有餘分則從此而會而統其纏

離朧胸皆不合原筭矣故太乙統宗所載水旱災發之期一曰二六相近二曰二九相比三曰七八併氣四曰二六復次皆有至精至奧之理而今皆不驗矣如欲考其災變之期當先正歷法歷正而逐一細推百不爽一也以一歲論惟春秋之交為水發之期而其汎則全在春雪如正月有雪一寸離一百二十日至五月當有水一尺雪二寸則水二尺三寸則三尺二月雪應在六月三月雪應在七月倘有雪之後有霧則壅遲其期一朝霧遲三日二朝霧遲六日十朝霧遲一月當五月應者

遲在六月當六月者遲在七月當七月者遲在八月更不爽也又立春第一候為東風解凍其時水長一寸則夏月水增一尺二寸長二寸以至七寸八寸皆然一候五日第一日水長則夏中水來最早二日稍遲三日又遲以至五日則水長當在八月矣大率水遇陰而長遇陽而消故一日之間晝水常輕夜水常重以一年言一交立春則東西之水相平故倭船可來謂之大汎立夏以後則東水低西水高倭不能來矣十月小春遇陽長之期東西之水又平倭船亦可來謂之小汎蓋水生于

西而流于東立春陽盛水不能生故東西兩平立夏陰盛故西水長而東水落此一定之理也又凡滄海將變為桑田則水勢先緩桑田將變為滄海則土脉先踈嘉靖間黃河未徙之前數年滎陽城中之井已有黃水夫河已變而彼之不知者猶矻矻築堤以為防何其愚也昔家姑夫沈某解糧守凍於茶城遇一鄉老告曰此河不久將為平陸冰泮當早行毋陷沙中也因引之登岍指示之曰層冰之下土漸長而水漸縮矣敲殺駭之遂徧告眾人勸令蚤發而沈舟獨先忽一夕沙擁水涸

同行有數舟不得出者夫運河淤斷乃國家大事當事者乃茫然不知而鄉居野老乃能預燭其微事此事所以貴習也

築隄考 袁黃

禹疏九河淪濟漂決江漢排淮泗曰疏曰淪曰決曰排皆開通其道而去其壅蔽也未嘗有築堤而壅之者是故河北有鯀隄無禹隄其故可知矣然亦有時勢危迫不得不築隄以障之者故築堤之法不可不講夫築隄一也有創築補築修築之名昔無而今始有謂之創築其

高卑須因地勢而低昂之先用水平測量毋一概以若干尺丈為準偶壞而增飾之謂之修築此須多用夯杵使新舊相黏或微剔舊土而加以新土或用水畧洒使滋潤而易合一段有一段無而接連築完謂之補築或舊薄而今厚厚須酌量得宜又築隄之法全在得土當春月地氣方升謂之蒸土久而彌固夏秋冬之土皆不及也乾濕得所而細膩潤澤者謂之粘土此亦結實而易就者有多年荒地草根與地脉交結入水不化者謂之老土取其面土一層春寔成隄最稱堅固或水久浸

而土性懈弛雖取起晒瞭終不凝聚或無水而有沙雜之謂之散土此隨築隨圯者也若隄之為名亦自不同沿河障水者謂之縷隄曲折隨勢高厚隨宜以一線之力而障全河之怒湏稍遠河身在數十丈之外無容蓄寬廣可免決鬻離河七八里或二三十里者謂之遙隄昔太宗都汴創築遙隄後世人因之縱使水溢縷隄而有遙隄以阻之則地寬而勢緩可保無恙所謂重門擊柝以待豪客者也橫而築之謂之格隄如縷隄遙隄之中相離數十里即橫築一隄最能距水圓而築之謂之

月隄凡水圓則行方則止水勢大驟則用圓隄其形似月故曰月隄大隄之內復築一小堤謂之子隄此則低而宜固薄而宜堅者古人築隄之法其頂與根湏收三分之一如根六丈頂收四丈此考工記舊法也今有根六丈頂收二丈馬可上下者謂之走馬隄最耐水而可久者也外此又有治水隄截河隄護岸隄之別摠之欲好土堅築而已每築高五寸即夯杵三四遍其取土宜遠切忌傍隄掘取積水刷損隄根驗隄之法用鉄錐筒探之或間一掘試亦可

禹貢三江考 袁黃

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設東南水利者據此矣然其所謂三江者本經自有明文其曰南入於江者指漢水入江之道為南江也其曰東為北江者是指江陰江浦入海之道也其曰東為中江者是指大江中流入湖之正派也蓋當時揚州之域甚大東至浙直西至廣粵皆至揚州故其所指南江正在今彭蠡之濱所指北江中江亦綿歷千餘里三江入而後震澤底定亦其宜也解者乃指松下七十里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并松

江為三江此數十里么麼之水何與全州利害而言之乎既指東南入海者為東江而今東南一踞之水全無入海之道遂謂湮沒無傳必欲講求以復禹之故蹟嗚呼冤矣然亦幸其講求不得而遂止耳果如郁宏高銓等議但仿古之遺意不必尋禹之寔跡而另開一東江則其為害豈可道哉凡河流入海海水有潮逆上不下以節宣之則泥隨潮上而水勢易淤今三吳諸水得以安流入海者以有崇明諸沙縱橫如綉而橫亘于前也若于澱下金山間悞開一道有何障蔽古稱地不滿東

南海惟東南最大汪洋澎湃號為天闕海鹽一帶色以石塘猶懼衝撼豈可開渠延之使入乎又今日入海之道北江一路自江陰江浦而來者引萬里之清流納之巨壑故海水逆上之潮皆上流復回之水所以清淡而不為害若使東江通海則益水灌入沿海一帶皆不可耕矣三吳一帶唯嘉蘇之田為美而使棄為斥鹵其害豈淺鮮哉

白河考素黃

白河源出口外白石塘嶺而入有潮河者亦出口外由

潮河川而入二水分派至密雲之西南合而為一至順義境榆河入焉榆河出昌平南月兒灣下流為河河會清河入白河至通州東北富河入焉富河出甕山口合壩河而入白河又合通惠及瑞祥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衛河入海按白河多流沙閘難堅固其出通州而南也淺處凡五十有奇漕河至天津逆河而上日行四五里經月不能抵灣漕卒各備器械矻如登天之難又舟自為計前船之沙即為後舟之壅邇者潞王之國方春水淺舟不能行盡啟城內諸閘水將盡而舟不行

諸臣大窘問計于余予請為囊沙之計由是行之水蓄而行畧無阻滯竊謂通州至天津當建牐而不當建閘一則恐河大難建閘二治石閘工費甚鉅白河水湧湍轟決裂恐費前工三則河徙不常閘難移動以木為牐雖有浮河深不過二三尺河盡釘椿便可立閘一便也楊木小版所費不多倘河湧衝去當其湧時舟可通行及水落淺出又可建牐二便也河即變遷牐亦隨改三便也故元郭守敬開大通河十里建一牐置牐之處往亡於地中得舊時磚木人服其識然則守敬以前亦

有建牐者矣或疑閘不堅牢年年有費予謂牐誠不堅較之囊沙猶為固也雖年亡有費較之近日撈淺之費蓋省百倍矣毋論其他即如沿河各州縣淺夫以萬計費工食七八萬兩於河無分毫之益今每年只以三四百兩之金便可置牐五七座矣且土之堅瑕各有機宜有宜用堅者有宜用瑕者昔元馬之貞作埝城河堰人言作石堰可歲省勞費之貞不可及延祐五年改作石堰五月堰成六月為水所壞水退亂石齟齬壅沙河底增高自是歲溢為害而人始思馬公之先見云

三吳水利考上 袁黃

歷稽史牒江以南自禹後至兩漢三國並無水患六朝
宗元兩度微災亦無大患自唐迄五代皆安流無恙以
湖水入江江流入海未有隄障也宋慶歷間築隄路建
長橋以便公私漕運而江流始噎湖水始壅范文正公
上書宰執陳其利害蘓文忠公繼言之宜興單諤崑山
邾曾各有水利書言之甚詳宋人不能用也張士誠據
吳始按其書而行之實受其利但築隄開河止及官府
經行地之行而窮鄉僻塢多遺而未修我明永樂二年江

南大水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疏治尋遣僉都御史俞士
吉齎水利集賜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而華亭人葉宗
行亦上言治水方略送原吉聽用原吉虛懷委任遂自
崑山東南夏駕浦掣吳淞江水由劉家河入海自嘉定
西顧浦引吳淞江貫吳塘亦由劉家河入海又疏常熟
白茆塘引太湖諸水入楊子江於上海東北濬范家浜
接黃浦通流入海皆用宗行言也後工部侍郎周忱巡
撫江南以吳淞江東連大海西接太湖南北坦平民間
開墾成田江水壅塞乃督民間修崑山顧浦立表江心

盡去壅塞而其功澤之不可泯者全在築修修圻而已
成化八年置檢事于浙江專治蘓淞水利蓋東南之水
發源於杭湖而入海于蘓松其源流本蘓浙直故設官
亦兼浙直最有深意慶厯初浙人王杲為蘓松兵備不
便於原籍勾攝遂奏停兼管後海瑞巡撫江南大浚吳
淞自上海縣江口宋家橋起至嘉定縣艾祁十里約費
銀一十餘萬兩工未畢而去任識者恨之林御史應訓
繼其後題請疏浚艾祁以西至崑山漫水港六十餘里
又自漫水港起至徐公港四十五里議開江面濶二十

丈深一丈二尺又自吳江龐山湖口至長橋連吳家港
乃太湖出水之口皆行濬治未幾湖海逆上吳淞湮沮
後之濬治者屢作屢輟不能復其故道夫吳淞江所以
通於古而塞於今者非閘人事亦勢不同也往者江入
太湖太湖入吳淞志稱長橋之水勢同百浦流如奔馬
故江勢之盛足以敵潮水而沙不淤自我朝築東壩江
水不入太湖水勢散緩今長橋之渚至不能載千石舟
上流微緩若此而欲其下流常通豈可得哉嘗計吳淞
江與婁江入海之處不二舍而近其間港水幾何而欲

分給兩川使之並行必不可得委江既通吳淞必塞此亦無足怪者夫水固當排之以去害亦當蓄之以興利二策不可偏廢而今震澤所受苔雪諸水皆涓已細流奈何欲排之為快也使開吳淞江盡如議者所言萬舉萬當水果減一二尺則高圩之民得水甚艱計將安出夫三吳固虞潦亦嘗虞旱矣安可不熟計哉但吳淞不濬則嘉定涇港不通無水灌田利於開之耳然開而旋閉亦目前之利非長策也愚謂救嘉定之旱者當開深渠鑿支河治蘓松之水者當築圩岍開陂池盡于畎畝間

求之開一河則享一河之利築一圩則弭一圩之害使高無不通使高無不通之洫則不憂旱矣低無不築之岸則不苦潦矣甚勿言吳淞夫開吳淞美談也美名也然不可以求實效也

三吳水利考下 袁黃

夫世之談三吳水利者皆謂吳江湖隄障水不得東洩單謂則欲鑿吳江岍為木橋千柱以通河流蘇子瞻則欲徙吳江一縣於他所而縱湖東行不與水爭利其次則謂吳淞江當開歸震川曰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淞江

淞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吳必無水患矣其三則謂灘漲當除夫沙障成田窒碍水踞此沙不去則湖道不通故宜開闢論治水于三吳此三說盡之矣然皆泥古而不通者也請得而備論之夫具區之水周圍五百餘里跨蘓常湖三府之地震撼不寧故以底定為難所以若此者以江漢會流數千里奔湧而來而太湖適受其正派又宣歙諸山之水從而旁注之安得不震撼也今自東壩一築則江水不復通湖矣按洪武間溧陽民陳嵩九之奏築東壩也下其議于撫按勘稱地勢高下

懸絕江水洶湧難以成功嵩九抗疏再上曰陛下建皇陵於鍾山欲引江水以朝宗故開天生橋以通其脉使不障其江口流洩之處則河道雖通于鍾山而江必潰于東下誰能挽之以上趨乎臣實不欲洩漏天機故以賦稅之粗跡言之耳撫按不達時宜素餐推阻乞命臣同撫按度地勢於宣州溧水之間固城湖口之下九陽江心之上建築東壩不唯蘓松無沒溺之害而鍾山獲朝宗之勝不能成功願寸斬以謝欺君之罪撫按與嵩九共董其事不半年成功由是湖流驟微其東行之

勢日殺每遇東北風潮水始騰湧賴有橋塘蔽之不甚為東岍居民之害若風恬浪靜則潮光澄碧千里一色矣蓋昔日嫌橋隄之障其流今日反藉之而緩其害何必盡去之而亦何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乎又如長橋里許為洪七十有一石塘九里為橋三十六座無非欲水流通也今通者不過十餘處橋門水勢亦不見其高低湍湧雖久屢經開浚而湖水不能衝滌諸橋之淤則又奚必鑿為木橋十所乎此湖水枯涸之明驗也夫太湖之水會于吳松江而入于海往時東江既失委江復

微獨賴吳淞之東涇故議者謂吳淞故道深廣一江可敵千浦今自夏忠靖浚上海范家浜接黃浦通流以入海日衝月擊其流深廣不下劉家河而吳淞日淺通者不過一線塞者已成平陸矣夫黃浦流劉河並通而吳淞獨塞者曷故哉蓋黃浦摠會杭嘉二郡之水而又有澱山茆蕩諸水從上而灌之劉河受已陳諸河之水而又有新洋江夏駕浦諸水從旁而注之是以流皆清駛足以敵潮雖有混濁不能淤也惟吳淞江受太湖之派而長江不入則湖水無源况又有長橋石隄從而遏之其

所通流者不過函洞之餘瀝耳其所經龐山九里有二湖又皆灘漲上流微故下流漲况其間又為新洋江夏駕浦掣其水以入劉家河其勢益弱一與潮遇輒淤壅而不行毋惑也今不究其所以堙塞之故而但欲其通流旋開旋淤猶治病者不治其本而但攻其標雖一時快利無益也海忠介費官帑十餘萬民間助銀尤多任衆怒而開之卒無成功林水陰費數十萬金拖濬最廣終不能使吳江之流浩然直達於海可見其所用之財徒為虛費所任之怨亦徒拂人心而已若沙漲成田其

說有二有水勢微涸其流懶漫而積沙成田者有小民私種芟蘆遏其水勢而淤泥日積者今東壩既築湖流日微簡村左右一望數十里皆積土成田不下數十萬畝有此浮漲而不能為吳江百姓減分毫之稅此可痛哭流涕者也又如南九里有阜曰牛毛墩其四下即古之東湖最深濶而汪洋者近年沙漲成地民居其上矣可見水之盈縮隨時其消長隨勢善治水者只當順水之道而因之不可以智力爭也至於蘆芟交結雖由人力亦由水勢微緩可以成田今欲去之不但大拂民情

即力亦不逮如去土一畝費銀二十餘兩萬畝則用銀二十餘萬兩十萬畝則用銀二百餘萬兩矣此力之所必不能辨而亦勢之所必不可行者今但將新漲沙田一督理濬河港必使深濶築圍圩必令高厚可為閘為竇者亦從便設之使位位相接可以行水蓋古者河渠深廣隄岍高厚非只為治田之計正欲約束水道使江之水常高於海浦之水常高於湖之水又常高於浦順其就下之性引而導之傍有所約而下有所趨勢無橫溢旱潦皆宜國計民生永永有賴苟無隄防以約束

水道則散逸妄行悉假低田以為容受之區矣又安能遵行順軌而就下趨海哉蓋治水有方則汙下皆成良田隄防既壞則平陸亦成丘澤但當因其現在者而修治之不當廢其已成之田而別求良法也

歷法考 素黃

古之談天者有三家一曰周髀其說謂天體至平氣皆循邊而行如磨石焉一曰宣夜其說謂天如倚蓋覆于地上又云天了無質遠而望之其遠無極譬遠望黃山皆青俯察十仞之谷而黝黑夫青冥黑色非體也一曰

渾天其說謂天如鷄卵地居其中蔡邕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故自黃帝造律起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乙己是為上古之六歷魯用庚子秦用乙卯非渾天莫定也漢初張蒼用顓頊歷當時稱細密然晦朔月見兩弦滿弓其誤如此武帝時唐都洛下閔等始造太初歷其法以律起歷八十一分為統劉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後又有三統歷四分歷凡四變而太初最善唐之歷凡八變而莫精于太衍其法用

大衍之策至宋則歷凡十變而元耶律楚材所定曰庚午歷郭守敬所定曰授時歷方郭守敬之造歷也一以考測為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歷代積年之法與夫日法俱廢不用我朝所頒大統歷即因郭守敬授時之舊今以法推之但以九年之歷為準九年前之二月望即今年之正月朔而歲首可定也該九十七箇半月二

千八百八十八日六大餘五九小餘四八皆以朔日支于甲轉四十八周

求之而月之大小可定也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甲至戊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前

九年正月朔是甲子則今年正月朔是戊申也小天三月則天干四地支八由此推之則月之大小無所差矣

地七逢時則隔八相生而二十四氣可正也

如九年前立春是癸

亥日癸見乙三數亥見己七數即乙己日立春也如逢子時交則隔八位未時亦交也

以一年言

之今年立春後五日三時即來歲之立春也今年冬至距朔所餘之日即來歲之閏應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當時測驗之所凡二十七處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崖北盡鉄勒用心甚勤故上考古往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其間不合者只十一事亦可謂密矣愚按作歷止有氣盈朔虛兩事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初起之

度會是為一歲就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分為二十四氣每氣計十五日二時五刻一氣管半月則十五日其正也二時五刻其盈也月行二十九日半而始與日會是為一月常不滿三十日故有小盡合氣盈朔虛所餘之日每歲約餘十一日於是為之置其閏以歸其餘然朔之所虛可定而氣之所盈不可定又有歲差之別當堯之甲子冬至在虛一度後至秦莊襄元年計二千二十八年而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所以月令與堯典中星不同迄宋慶曆甲申計一千二百九十二年而冬至日

在斗五度今已在箕六度矣上距堯時差四十餘度說者不得其故遂謂節^氣有中初之分又謂古者以午為中皆非也蓋由日躔於一歲之中行周天數未及餘分而日已至焉故每歲常有不足之分其差甚微人初不覺晉虞喜始定以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復定以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計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

退一度似為精密矣近有歙人鮑泰著天心復要一書云氣朔八十年一齊厯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郭守敬之法亦未是今節氣之交必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歲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律有一定之法鮑書或其得^之矣據正德十三年五月朔日食鄭善夫看驗之疏則稱古法新法俱有得失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有所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日分加于四期

故二至之時只至絲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為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氣所盈四百四十一畫二十五秒朔所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是四百四十一畫然後為朏朧只在一畫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須酌量以定者時分刻刻分秒極精極細及至平秒難分之處一有所差積以歲月則纏離朏朧皆不合原筭矣由此觀之自元至今幾三百年歷之有所不合無足異者不可不釐正也

日食考 素黃

中興天文志謂戰國以後古歷廢壞漢末劉洪作乾象歷推月行遲速然交食之法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至陳張賓始創立外限然應食不食亦未能明惟隋張胄元始得其當食不食之由其言曰日行黃道月行赤道月在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以下即當食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其說詳矣愚考黃道

與月道如兩環相疊而少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為之食正一度相對則月為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食而既不當其交處則隨其所犯淺深而食凡日食當月道自外而入於內則食起于西南復于東北自內而交出于外則食起于西北而復于東南日在交東則食其內日在交西則食其外既食則起于西而復于正東凡月食月道自外而內則食起于東南復于西北自內出外則食起于

東北而復于乎西南月在交東則食其外月在交西則食其內食既則起於正東而復于西故驗歷法者當於日月食驗之若其所食之分数與時刻纖毫有誤則所推七政經行之度遲速順逆皆不合原筭矣今司歷者自知不合乃於日月蝕之數皆虛加其數以求合而不思窮本溯源以釐正其弊沿襲愈久歲差愈甚恐雖虛加而日食之分数時刻終有不合此時必有議改者矣夫法不大弊必不大正天下可慨者不獨歷法一事也

馬政考 袁黃

虞以畜馬之責委之伯益周以芻秣之式掌之六官而其屬則有校人掌王六馬有庾人掌十二閑趣馬齊其節巫馬治其疾馬質平其價牧師掌其地圉師主其教圉人供其役其法詳矣漢初民出芻賦以備車馬在官則京師有天子六廄在民則於內地勸民養馬有一匹者服卒三人於邊塞縱民畜馬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致馬千匹於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羣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征伐四夷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

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盛難矣又令民得畜邊從官假馬毋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黎項侯匿馬而腰斬故內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驃駝以負糧食漢之馬已不及其初矣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岍澤從之隴右置四十八監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悉為牧馬坊地隸諸太僕令張萬歲葺其政自貞觀至麟德僅四十年而有馬七十餘萬足萬歲失職坊地腴美者給民墾為田馬政遂廢開元初以空

名告身易馬於六湖三十四匹與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復蕃息安祿山陰選勝甲馬歸范陽而肅宗收兵乃詔百寮以後乘助軍則馬之蓄牧以資敵耳後戴宗欲親擊虜魚朝恩請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元和間伐蔡命中使以絹一萬市馬河曲而坊地廢置不常馬亦無復曩日之盛矣宗太祖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以為牧放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自是閑廐之馬始備太宗時以京馬分牧于諸州真宗又置騏驎院總之以羣牧領之以守倅

牧於官而民不擾焉神宗朝牧馬漸蕃言者爭請以牧田賦民計五十畝牧一馬餘者賦民以牧芻粟而監地廢矣及王安石保馬之法行賦農民以牧地散國馬于編戶每都限馬十五匹期以十五年而足公私困竭哲宗嗣位始罷保馬法於是市之夷狄或易以布帛或易以銅茶南渡後雖常置監于餘杭之南蕩而江浙間馬無所展宗之馬政不復振矣我朝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其牧馬之政則有鄭莊等草蕩其飼秣之人則有騰驤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

其後定都於北又設太僕寺於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於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設行太僕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免遼東僅一監二苑在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愚謂賦之於民不若貸之於邊貸之於邊又不若牧之於官今國家兼三者而用之其牧于官即唐四十八監宋十八

監之意也然監坊故地每為皇親奏討或為皇庄侵削牧地日蹙孳息未蕃愚思孟子言百畝之田可贍八口今地一項牧馬不能一匹當差官踏勘舊牧地果有膏腴可樹藝者俱發民為業量起微科以助芻秣另擇山林原隰難畊而宜牧者置為牧院如此則所徵之芻秣可以資飼養之不周而所置之牧場亦可免勢家之凌奪矣其牧於民者即王安石之遺謀也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既免其糧草復免其他役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戶

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征輸如故既為身而差復為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復家備芻秣以養官馬其苦此宋尤劇夫養馬之今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後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後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賠償無已也民何以為生乎順天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為甚今當悉牧之於官不然亦宜優之為之制如一家養馬一匹當盡蠲其雜役充其糧稅周禮特居四之一今當倣其法凡牝馬四則牡馬一即以此五家為一伍一伍之中歲止責其一駒

母馬過十二歲即委之養馬之民聽其鬻賣不責其直而復給以新馬四伍為社五社為甲乙有長歲一閱其肥瘠由是而斃者責其償生者課其入庶無損于官而稍寬于民矣若今之茶司馬司以無用之茶易所重之馬似亦得策然設官分吏計民課茶固已不勝其費及其得馬而回在道之糧草停泊之廐驛大率一馬之費不下二十十而所得之馬又未必可用何若減市馬之半直賜養馬之民戶而易其一伍中所餘之駒則貸不出國而馬自足供也

于懷幼方廟祀遠矣葉向高為其以考系其考與考考考
端宗科目改宗神故五其何應福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二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頌

平江漢頌 宋濂

天命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軍
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
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
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諒據有
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大脩蒙衝虐驅烝黎如

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
皇赫斯怒乃召羣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
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我金陵賴爾一
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
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逭于天刑癸卯
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德無厭自取珍滅此天亡
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
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群臣曰都于是右丞臣達叅知政
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

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
擐甲胄馮燾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驚解
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分舟
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殺動天地矢
鋒雨集砲殺雷鉤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
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己丑焚
偽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
梟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
擊殺士卒無筭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

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

權而周瑜黃蓋敗之于赤壁符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于淝水然赤髀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書之以為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為之晦冥日月為之無光山河為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鈞典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為詞頌一通以流鴻績于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天眷有德寔為哲皇肆其神畧以靖寇攘義旄東指罔敢弗

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
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
爾小醜敢讐大邦集其兇頑鋒蝟谷塘輕涉我疆以跳
以踉亦既剪刈僵骸覆江洊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
誅俾自懲刷闔胡不然復豕而啗翹其舌臂當吾車轍
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
整甲兵漕爾糗糧各罄爾誠搖光在中夷則之月馮牙
江濱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颯火奮
激旗旄揚、解艘將、矛戈洗、鎧胄明、載怒載厲

載飛載颺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既典虜逢大呼衝擊葉
騰藜燄星流火戟虐燄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
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顛攢桅湊
颿笥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褫扶創而逸
聚于湖奧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
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
見之千艦如龍似兔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
酉僕姑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顛仆若枯柳大慙既除
餘不能醜遁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頑我歸至仁誰

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飢予哺昔何昏迷今始撤節奏凱而旋騎吹鬱搖形于樂歌節以鐳鏡飲至于廟頌賞于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謠有敵噴：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笑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羣策盡屈四方式之惟皇寬慈降則釋之義敵動盪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西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洎乎合肥事以幸集尚傳

策書况茲之功俊偉赫熹揆古無讓可無咏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鄧院判勲德頌 朱升

歲辛卯淮西兵起明年自蘄渡江者蹂饒陷徽江東大擾至于丁酉之六月間勝負相尋徽民受兵者凡十有二矣而猶不知所終也於是泗水鄧公奉江南行省平章公命由宣取徽先敵所至不戮一人郡邑以定公淑德夙成威信昭著始至則立城堡作廬舍旬日竣事而

民不知有役納降附下條教村疇帖服而民不知有軍
分兵戍諸縣掄才以官治之軍民有職上下相維遺黎
乃知免矣將官張思聰戍休寧縣能宣布公之德美以
福其民庶又請邑士朱升作頌以傳之頌曰徽之為郡
介乎萬山昔有革代招附以安曩歲淮兵渡江窺浙直
搗于徽肆其燔劫突來存至奔北相仍六勝六負哀哉
民生猗歎辨章秣陵開省勲業崇：紀綱井：既克宛
陵南復楚疆有獻于公請事徽方公曰噫嘻無窮于遠
蕞爾山城其邊三面策者曰否彼隣杭封全有三閩浙

右囊中公曰噫嘻茲為重役總率招徠必資淑德曰鄧
友德茁其蘭芽汝父汝兄致命邦家宣衆未降長槍餘
党既屯于徽懼殘彼壤事有機速為我南行汝親我養
汝家吾承鄧公曰唯惟平章令平章之心徽人之命爰
勅渠帥即日啟行衙兵之胡新附之湯江淮之雄苗種
之銳列騎聯旗西州相綴惟徽厭亂城郭久空諸軍畢
入誅其萊蓬既柵既城以營以室將士分功成之旬日
乃納降附漿酒温存受其雞豚為之饗殮使觀其軍使
行其壘意氣包涵家人笑語民曰此軍與我為儕曩者

轅我吾寧服懷士曰此軍非曩之匹閭幙衣冠中原典則曩之來者驅民為兵何為強弱徒殲厥生曩之來者每事報復指擿吹求熾然荼毒今茲下令軍民判然不教之衆奔此之先今茲下令新自今日毋長澆風酷為指擿流離還定漸復其初里有耕桑家有詩書凡此之功在于鎮靜萬喙同聲歸功于鄧鎮靜之道制勝之規謝公指頌敗秦淮淝鎮靜之道教治之式曹師蓋公民以寧一繫公懿質平章登之進之于學玉而成之雲臺元功少年杖策人謂我公今之高密以究勞績以開

隆平秉心因替引我民生徽民願公祝公眉壽仰彼昊蒼夕昕稽首戎將承德請作詩章刻之縣齋以傳無疆

平安南頌 揚士奇

臣聞天以風雨霜露育成萬物聖人以禮樂征伐綏輯天下一出于至仁周之文武皆一怒以安其民故雖聖人不志用兵亦不去兵以為治洪惟我國家肇興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深仁大義順天應人平清四方以教以育罔有孽害時謂太和至于皇上益廣仁義禮樂之化海內奠安四裔嚮慕

小大遐邇熙然同春惟是安南其王孱微其賊臣黎季犛暨其子蒼沿襲悖克屢弑國主淫刑暴斂毒虐下人滋久滋甚皇上閔焉弗寧發詔使諭使遷悔賊罔忌畏數侵掠厥隣占城又寇我思明祿州寧遠之地在廷之臣咸請發兵討罪上曰彼匪人乎斯不可終化發詔使申諭焉賊聞其主有遺胤子奔來京師即上表謝過還之上曰彼其庶幾有悔乎遣使者衛送出境賊伏衆邀遏使者執殺其主遺胤子事聞皇上震怒召文武羣臣諭曰予承天命保康兆億民一民弗獲惟予弗恭人有

弗迪而遽誅斯遏抑厥自新乃有弗迪至于再三而釋弗誅惟予弗君今盜滋弗迪予必不釋將往大征匪予志用武惟盜滋稔惡羣臣合辭力贊必決乃告祀天地宗廟及天地山川命征夸將軍左右副將軍左右叅將暨神機橫海驃騎遊擊鷹揚五將軍率師討賊師發金川門上臨江送之諭之曰汝其代予往行天討惟盜暨厥子必誅弗釋暨同惡必誅弗釋凡厥脅從咸釋弗誅惟茲安南咸朕所統厥民茲困于盜罔攸訴告汝其代予往弔毋有侵害或有侵害即既殄戮盜猶底汝罰既

殄戮盜其咨求其王遺嗣子俾統治厥民往哉惟懋師
入南安黎賊脅驅其民號七百萬拒于境上民間王師
來為已除害皆倒戈迓降師渡富良江入其東都城又
入其西都城如蹈無入之地賊窮迫盡棄其衆獨與其
孥數人並海遁去王師追之悉生繫之不遺一人乃縱
所脅從咨民所苦罷其苛禁敷求安南王遺嗣民既因
有侵害又蒙哀矜弗恤恚解去所苦咸竊喜曰我幸復
見今日幸聖天子不遐棄我萬里外而復生我欣然如
脫虎口歸慈父母相率踞軍門言曰惟故安南王遺嗣

悉殲于寇暴無遺惟茲土故隸中國誠願復列中國氓
密比聖化俾我暨我子我孫咸免于夷狄禽獸軍中獻
所獲俘且具言民所欲望皇上重違民意下詔郡縣其
地選置守吏復置交趾布政司總之在廷文武羣臣上表
稱賀臣惟安南本漢南越地武帝置交趾郡暨五季丁
氏竊據之始僭稱王宋弗能制因授之卒循為常更歷
數姓蟠結深固屢叛弗服宋元數舉兵誅訖無成功皇
明奄有四海率先款服曾不踰世終梗寇盜天地之德
務隆包荒累誨弗悛肆急援溺仁義之旅弔伐並行恩

威所臨有迎無拒累月之頃肅清兇慙大極塗炭弘復疆
土功德俊茂振古無倫焉惟古帝王施德建功皆有
歌頌傳播後世臣忝列從臣後輒擬古作者之意誤平
安南詩一首以示後來謹拜手稽首上進詩曰維天生
民咸俾遂適有攸弗及肆命有德惟德格天為君為師
以教以治俾適咸宜天啟皇明悉被所覆明：太祖生
育教誘衣之食之迓安遠歸禮昭義布長幼尊卑皇帝
繼統四方萬國益富而教和豫安適蕞爾蠻交醜孽其
間為狼為豺小大畢殘皇曰彼醜匪異人類庶或改率

予其化誨：言諄：弗遷益驕戕暴厥鄰盜我邊郊百
辟文武頹伏陞言弗時剪屠將俾蔓延皇曰申誨猶或
改率弗改弗率跳梁狂獷偽恭籲命賊我使人暨彼遺
孽磔身百分皇曰彼醜獸心靡易螟螣弗除過遺嘉稷
惟皇上帝付予八埏有溺弗援予滋違天誕命將臣暨
旅師徒往勵汝勇往宣汝謨咸弔困窮殲惟醜鹵職敷
予仁匪曰究武六師邁邁辭直氣厲涉危蹈深若履平
地輝：烈：赫：業：如飄剗：如霆截：蠢彼醜鹵
脅驅為拒仁威天降孰有強禦雞翎夜闢富良為帶投

兵委戈奔降迓拜乃入郊城乃走兗渠繫之海隅如探
取鷓乃咨脅從悉解而縱乃視交人弔其疾痛交人悴
悴爰始色溫舒其兢、爰始笑言交人有言我困荼毒
天子生我旋厲為福交人有言我初匪夸逖遠淪汙陷
茲塗泥天子聖仁曷返我初內我庇我永康不虞俘獻
于廷天子受之民有願欲天子予之四裔有聞懽喜告
語天子聖仁我有父母救民之疾不以遐僻有梗弗率
必誅不釋天子聖仁孔武且神孰其為梗鑿彼交人芒
芒四裔威服德拊巍、中夏奠安鞏固海航陸車來享

庭千萬億年拱我皇明

平西夏頌 楊一清

正德五年庚午夏四月寧夏賊臣何錦周昂丁廣挾宗
室寘鏞以叛戕殺鎮巡重臣傳偽檄召調各路兵馬偽
鑄印章拜封其党僭稱大將軍都統總管名秩且以誅
賊瑾為名刻期將渡河關中震動皇帝下羣臣議以寘
鏞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乃祇告宗廟削其屬籍命涇陽伯
臣英率京營兵三萬討之帝若曰御用監太監張永
宜往總督予師致仕右都御史楊一清宜起提督戎務

以賞罰用命不用命以便宜從事朕不忍百姓橫罹鋒刃誅止首惡凡脅從者皆原之永拜稽受命賜閔防金爪鋼劍各一并勅符旗牌以行臣一清在江南聞命兼程而往維時先殺所動不怒而威守臣聞之曰方隅有變吾儕弗力而以煩王師可乎乃相戒誓約期進勦遊擊將軍仇鉞為內應遂手刃周昂執寘鐠父子械繫之又執何錦丁廣于外并誅其黨捷聞聖心惻然不欲究武名涇陽伯臣英以其兵還勅臣永臣一清往撫諭用寧其人六月至靈州先是逆党多逸未就法心懷惧疑

搆危言相恐喝衆兀不自保臣等乃手書紙榜數百言諭以禍福且密部署將吏庶得始謀從亂者六十餘人悉下之吏并寘鐠何錦輩既鞠既明傳之檻車比入夏城耕鋤不廢市肆如故以天子命問其疾苦約法定令老稚惟呼如更生西夏大定閔中以安八月臣永歸京師臣一清仍留節制陝西諸軍事臣永獻俘于闕皇帝慰勞再三先是寘鐠檄數瑾賊過惡守臣上之瑾輒匿之至是臣永進曰致寇者瑾也流毒宇內不誅之無以謝神人因疏其大罪十有七事帝覽之震怒下瑾獄

遂籍其家具得其陰謀不軌狀獄成瑾暨其党皆伏誅
大姦既除國是始定凡所紛更一切苛察病民之政盡
釐革之舊章以漸脩復中外欣然想望太平臣惟自古
削平僭亂皆其君之聰明睿聖委任臣下獨斷不疑周
人美宣王中興江漢常武之什可考也唐憲宗平淮夸
其臣韓愈柳宗元為之碑為之雅用以鋪張揚厲鏗鉤
震盪至今在人耳目矧我皇上以上聖之資制命海內
奮威辟以震元愍一動容變色而定亂于孔棘消患于
未萌澤被天下推較千古誠莫與班而歌頌不作願非

缺典典臣不佞制作非其職任然西征寔領督師之後
而內難既靖又首被勅召以來典諸大夫士重覩天日
清明不勝^慶忭謹疏所見聞以頌成績聊備他日史官之
采焉頌曰皇帝正德越今年五年謨烈紹祖聰明憲天
聖武震蕩仁敷昭宣諸藩奉職莫敢弗虔閩西之西曰
惟寧夏慶藩分封厥裔安化寘藩構禍伏其机牙欲奮
塘臂以當吾車陰結叛臣操矛以逞曷指為名謂誅賊
瑾乃戕守將奪之兵權志窺神器將寇中原夏城小大
崩角慄衣冠之區化為左衽有騰天狼太白無光漸

水以腥驅雲為黃帝聞曰吁此何為者得罪祖宗朕不
敢赦告廟削籍師出有名救焚拯溺六月徂征帝謂臣
永爾朕心腹爾偕一清惟我師是督有征無戰爾先文
告論以逆順忽恣彼屠戮：止首惡宥其脅從代朕親
行歸奏爾功臣拜稽首臣當盡節臣有還期須賊之滅
既禡既牙鉦鼓明發金節煌：于道于陌劍橫招搖幟
翻列缺如羆如熊觀者变色指山：摧畫地：裂賊雖
未死其氣已折閔西之將聞風震驚吾儕何為與賊俱
生憤激于中有仇將軍一呼而起從者如雲手斬昂首

遂擒賊鏞彼錦典廣如刈草管帝聞曰都勿曰易：二
帥宜往宣我德意握符伏鉞早夜以趨暑不張蓋行不
乘輿市不易肆師入夏鄂維時逆党其徒寔繁督府有
令執其渠元乃諭脅從爾冥爾愚天子命我戡定爾都
安爾幹止恤爾嫠孤爾凍予衣爾飢予舖往者妖氛予
為爾除夏人懽呼加額以手天遣重臣為我父母始時
昏：病狂而奔今安于室朝饔夕飧始時靡：延頸就
死今作而息仰父俯子我生不辰丁夏之屯不有督師
曷寧我人武功告成凱還于京寶甲鏘：龍旂明：天

子有詔命使郊迎鼎臠是崇玉醴百觥帝曰休哉爾忠
爾貞外寇其攘中土底寧曾是顛危化為熙平臣拜稽
首天子神聖臣寔何功荷天休命臣有隱憂內難將作
念彼瑾賊在帝帷幄致寇者誰其惡滔天襲天之威盜
天之權礪其豺牙梟馘四達庶馬鉗口莫之敢發犬噬
鷹攫為逆多朋厥謀孔深俟機以興不共戴天惟臣之
義此賊可滅臣死不避十有七事臣得其粗窮其罪杖
磔竹雜書帝親賜問盡伏厥辜乃赫斯怒有將必誅典
衆共棄何假斯須惡羽兇翼次第剪屠神人之憤一旦

而舒帝曰汝往于今三月既奠方隅遂清君側金帛汝
賚祿廩汝錫宣示史官鼎彝汝勒臣拜稽首維帝至明
如離之照如日之升有赫厥臨何魍魎逃形臣拜稽首
維帝剋克如乾之運如雷之發震撼萬國不大殺以色
匪帝明剋內有遺姦臣身未遑何社稷之安睿謨神授
高視前古凝然端居自耆其武兵橐不刃箠委而羽百
二熙：羣生興草木蕃庶鳥獸率舞濮沿之北祝栗之
南于壤于轅式昭德音海波不揚和氣旁洽重譯而來
梯航而格祝帝之壽與天長久祝帝之紀天為終始臣

作頌詩莫罄名揚登之絃歌以示無疆

毀淫祠頌

邵寶

中丞林公延視江西之一月檄毀諸寺觀神廟弗在典
典志者有司聞公風義奉行唯謹時宝舟由臨江入袁
河見土木像浮水而下後先沓至乃嘆曰自狄梁公後
不見此舉幾百年矣而公毅然行之不俟終日非信道
篤而自知明者其孰能之公昔在朝嘗止建寺語忤權
要得禍幾斃後在雲南又嘗毀諸佛像蓋其闢邪崇正
之念平生所存如此而非出于一時之感也夫得安不

力哉頌曰卓哉林公心典道謀是衛是距以邪為仇昔
在先朝有寺將建孰不惜之而莫敢諫公書千言佛骨
之遺曰有殃咎臣身不辭赦公復公惟明天子僉曰異
哉一生九死公節滇南其氣益昌曰毀斯毀神伏鬼藏
公來江西諏民之瘼飲之食之培善剋惡公曰汝吏民
愚罔覺舍人求神日谷以壑粵若帝舜絕地天通降禮
折刑民協于衷我非為異期古是同國憲斯在汝罔弗
共吏奉公檄夙夜惟力靡遠弗臨靡深弗即曰火而焚
曰水而流美石良材學宮是脩唐有狄公嘗事斯舉太

史書之君子所予公心正直典神明居凡此邪慝弗怒而除其邪慝一崇我正曰士曰民肅于政民耕于郊士誦于庠雖賞不竊維禎維祥天子曰某汝入予輔士民曰嗟奪我父母奪我父母而弗敢留公在帝傍天下之休

單道開頌 歐大任

道開燉煌人也少好山居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無惧色石季龍時從西來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門法琳祠中從臨漳昭

德寺日服鎮守藥數丸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飲茶蘓一二升而已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鄴中大亂升平初至京師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置尸石穴中南海太守袁安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頌曰道人褐衣萬里隻躄晝夜不眠寒暑不惰恒服石子獨棲山杪入谷如雌寄松為蕪繒服靡留咨問不擾視石季龍如狎鷗鳥翔集以時滄溟吾沼南來羅山烟霞窈窕業行殊羣蟬蛻自了神游霄際心

存繫表策景飛空靈光縹緲瓦器徒存石室猶皎肅仰
玄蹤千齡烟篠

保障江南頌俞允文

嘉靖三十有三年春蠢茲倭夷弗諱肆虐中夏大江以
南糜沸雲亂婪：狡衆狂趨渾奔攻燔城邑剽殺將吏
百姓流亡婦命無所列校緣戍屠潰失守者難以比數
往：告敗上京殆靡寧歲皇帝為之盱食晏寢推命上
將昇之提鉞乃大舉楚蜀之趨悍齊秦之技擊羌戎之
豪酋暨閩隅之檝師隱：輶：厚集堅重之陳十有餘

萬期于殄滅乃已饋餉傾于州郡天下騷然夫驅天下
之全力摧魁折之殘醜泰山壓卵未足稱喻然而師乏
謀律損費傷威亡士無功淹移歲月時惟侍御史汝南
周公膺英詰之上資茂卓邁之純德蹇諤著節貞亮熙
朝達變知机肅祇誕命監戎四郡保障江南示威示威
有張有弛申號明誓勒部按隊簡稽精堅采拔淪滯賞
無費由罰不渝制援籌六奇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謨臣
武將裨服袈衣之士莫不拂帽蠡賊爭驚推鋒而乃陸
格矛盾海蓋艤衝雷厲風驅天旋電激建祀姑震鳴鼉

藐觀乎高岡流慮乎絕垠橫厲拉擗肆險奔欲敵未及
發刃已先加鉞鎬所從不期俱殪揜綉生俘聯括腐臆
棄所獲蹂躪夷窟殫巢焚星流彗掃反旆回軫以恬以
嬉凶頑既夷宿憤既攄而公尤以乳離斯瘼飢饉荐臻
閭閻有杼軸之憂城邑無藩籬之固乃犯顏剴奏蠲免
田租底力辭豐損溢示儉不矜不伐雖休弗休帝用酬庸
寵以殊典進式多士載觀厥成炳文武其並隆兼德威
而兩懋保障之功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昔漢趙充國之
伐先零竇憲之擊匈奴皆以才技權威希亂圖功窮城

極邊黷武于不爭之地而揚雄班固之傳猶著之銘頌
至今稱之不絕矧公義在庇民忠惟效主游神礼樂之
場夷凶財賦之壤俾決力于一戰之眇致元功于累挫
之餘苟非被之歌頌則後世將何所稱法哉某幽介未
才學慚庸陋雖不足以軼芬先藻揚闡殊烈然不勝慙
歎敢述保障之義作頌一篇亦庶萬分之一也頌曰茫
茫圓象渾々方儀降祚有明拓統開基肇建皇極慘黷
以釐俊民用章九有以綏其周所不臣漢所未征驟山
驟水輦贍航珍狼歌烏譚玉潤金敷十聖相禪重輝襲

明^{二其}既輝既明崇極斯圮蠢茲狡夷犯威干紀猛勢煽

熾趨譚駘騃揮鋒成霜飛矢成雨^{三其}火烈燎原斫爛浮

烟載陰載陽上賴玄顏愜^士女扶服號天野有委骸

填坑寒原^{四其}師無專策兵交卒潰稔寇資糧挫銜血銳

我既無素彼乘其弊覆師敗績流毒宇內^{五其}環我華域

化為敵墟分我黎蒸化為敵俘敵強援潤城危氣孤我

之不克日月其徂^{六其}帝赫斯怒誕命虎臣選徒十萬是

討是震顯允惟公允武允文監我六師帝曰汝能^{七其}料

敵合變恢我鴻奠九地匪幽重玄彌煥濟威能寬處仁

則斷臨危引義剋期剪亂^{八其}我師無方有紀有綱初服

齊志渴鬪侂攘懦夫虎奮弱子鷹揚我矛我盾靡用不

滅^{九其}左屠右勢至于海隅維綃揭檣連艦接艦島驚龍

掣汨薄空虛曷悟所歷惟敵之暮^{十其}于海于陸胥我王

旅海扶修鯨陸斲發窳彼鯨既窳我噉我哺舉無失策

謀無遺譖^{十一其}惟彼卒昏亡精怖魂進不及降退不及

奔仇頭髡鬻獷眼瞋瞞悔前之為惟乞予恩^{十二其}

蕃薯頌 何喬遠

度閩海西南有呂宋國度海而西為西洋多產金銀

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國金銀皆轉載于此以通商
故閩人多賈呂宋焉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而是不待
種植夷人率取食之其莖葉蔓生如瓜萎黃精山藥山
嶺之屬而潤澤可食或煮或磨為粉其根如山藥山嶺
如蹲鴟者其皮薄而朱可去皮食亦可屬食之可熟食
亦可生食亦可釀為酒生食如食葛熟食色如蜜其味
如熟芋薺生貯之有蜜氣香聞室中夷人雖蔓生不訾
算然恠而不與中國人截取其蔓尺許挾小蓋
以來于是入吾閩十餘年矣其蔓雖萎翦挿種之下地

數日即榮故可挾而來也其初入吾閩時值吾閩飢得
是而入足一歲其種也不與五穀爭地凡瘠鹵沙崗皆
可以長糞治之則加大天雨根益奮滿即大旱不糞治
亦不失徑寸圍泉人鬻之斤不直一錢二斤而可飽矣
于是耄耆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飢焉得充多
焉而不傷下至雞犬皆食之于是何子開鏡石山房樹
陰之隙而種焉而為之頌曰不需天澤不冀人工能守
困者也不爭肥壤能守讓者也無根而生久不枯萎
能守氣者也予向行江北天大旱五穀不登民食草木

之寔亡厭今乃佐五穀能助仁者也可以粉可以為酒
可祭可賓能助禮者也莖葉皆無可棄其直甚輕其飽
易克能助儉者也耄耆食之而不患哽噎能養老者也
童孺食之止其啼能慈幼者也行道鬻乞之人食之能
平等者也下至雞犬能及物者也其於士君子也以代
價焉所以固其廉以廣施焉所以助其惠而諸德備矣
而吾邑梁肉之家猶駭焉而不敢食之則謂同于窶
與賤于是何子掘而出之浴之清泉薦之潔鼎乘之陶
甑沃以濁酒而為之歌曰令珠而如沙人以之彈鵲令

金而如泥人以之塗艘令朱薯而如玉山之禾瑤池之
桃人以之為不死之大藥雖則不死藥不足佐五穀吾
亦不忍其禾玉山桃瑤池獨從羽人于丹丘坐眎下界
之人瘁飢啾而不得一嚼

二〇二

縣

二〇二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二



